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四十一

崑山顧炎武寧人輯
成都龍萬育燮堂訂

劉堯誨治河議上

國初宋公禮開會通河沿兀人舊渠自安山以北入於天津渠道尙可循所有功力不□禮之功在漕河者惟南旺河及濟寧天津閘以南而達於淮共利益國家而功倍於故元者初元人止導汶水而障堰之西南行耳禮引沂水洗水入於泗以會於漕又引鄒縣之淵泉源九引泗水之下莊泉三十入於泗引蒙陰之官橋泉四引曲阜之柳青泉十八八於沂達於泗同匯天井閘以成漕渠又開濬南旺河周迴百五十里匯平陰太安東

卷四十一

山東七

一

平等泉百而設南北閘以分流之北入安山舊道南過濟寧會天井閘諸水下徐呂同爲淮河入於海故我朝漕運止藉山東諸泉而不敢引大河以爲利也山東諸泉亦自足以潤徐呂而成漕渠可以不求濟於河也至正統戊辰黃河決張秋害及運道以後漸引河入徐沛宏治六年河徙黃陵岡決張秋奪汶泗之水東行而運道阻絕當時議者主於上流分殺河勢旣鑿孫家渡口導河南入於淮又開趙皮砦口道河入亳泗歸宿以會於淮又疏賈魯舊河由曹縣梁靖口出徐沛入運河過二洪以會於淮於是二洪藉河勢而爲厲也第上流

既分大勢自弱徐沛之間雖有禍患不甚以後治運河者漸失 明初作者之意導口既塞而支流未分會全河之水以入於徐泗而議者乃曰治運河者過矣夫運河何憂不治也我成祖亦未嘗以其憂貽後人也導河八運貪利而忘其害此是後人失策今惟求其所以害運河者而遠之固所以全運河也又何治焉近者工部朱尙書以黃河侵嚙沛縣切近運河乃徙運河而東五十里以上接於濟而下通於徐其意主於遠黃河也可不謂知耶然愚以爲當以黃河遠運河不當以運河遠黃河以運河遠黃河則凡黃河之所能至者皆當遠而

避之此不東走海南走山耳故以起膠萊之議而有泃口之役也矧所避者止沛縣數十里耳而徐邳四百里之河患固在也以黃河遠運河則上流歸德蘭陽趙皮砦口原係河流入渦淮故道去其淤積排決之耳無有泃口之斬山焚石也順其去勢利導之耳無有膠萊之穿渠亂海也計不出此而亟亟壘隄以障河愚以爲黃河至於徐邳沛如大軍旣敗而潰雖有善將勢不能制約雖有鈛鋒淬刃勢不能使之就行伍也故今之築隄以防河無以異於銜木以填海盡南山之木無益於海則盡徐淮之土亦無益於河且所築之隄基廣二丈崇

七尺勢不能加矣徐邳每至伏秋之時白浪如山拔地數仞雖奔雷倒海不足以喻之奚但懸水流沫而已則丈隄又實以決其怒而恣其暴也昔師丹有言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濬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是得禹貢遺意而於今尤爲對病要語

治河議中

今議開趙皮砦口將尋亳泗歸宿故封以分殺河勢難之者曰河八趙皮砦經歸宿出宿遷會於淮而同入於海恐河勢趨南之路便而未流入徐濟之路艱將來二河淺洹則運道爲梗又曰將不免爲鳳泗諸陵寢憂

卷四十一

山東七

三

此皆臆說也夫鳳陽卽古塗山荆山地形勢最高而府北鳳凰山一帶皆阻山爲險自有淮水以來所經歷鳳陽境至今陵谷不稍變遷此其彰彰著也况皇陵在府城南又二十里當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孫家渡由中牟項城人鳳陽界過潁州潁上至壽州合淮水歷懷遠以達於泗是以全河灌鳳陽背城而下當時未聞波及爲害以危動陵寢矧今分流入歸德過宿州符離集出宿遷口遠者二百里近亦不下百餘里此事之必無恙者而以勤當事者之憂豈我聖祖之念皇陵也不若後人之異甚耶乃若泗州去宿遷止四十里黃河

由淮以入泗與夫田泗水以會淮一也所慮砦口既開
天河南下歸宿遷有三洪淺閣之虞是以二洪待河而
轉漕故愚以爲失作者之意也先時總理河道劉公天
和有云漕河本不用黃河之水自淮達濟一路堤防正
恐黃河衝入爲害今徐呂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
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功挑濬以引之來此卽所
謂以病爲葯也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耽酒者一向沉溺
於酒反以酒爲生一不飲酒如欲斃矣此剗切善喻是
究極宋公本意者豈近時治河諸公未之聞耶乃若所
以爲二洪盈竭者責在山左諸泉而宜節泉流者又責

卷四十一

山東七

四

在理漕諸吏 明初浚會通河而開拓南旺馬腸諸湖
正欲廣受深資以待旱乾不時之變故南旺湖周迴百
五十里濬深者丈餘淺亦不下五七尺內築長隄者三
漕渠貫其中兩堤開斗門以時蓄洩號且水櫃每二年
一大浚役夫萬餘名而已以爲常此不特爲涸竭之備
雖伏秋淫潦諸泉暴發得湖以爲壑則不盆溢四出以
爲東土之灾厚積而徐出之又自足以平二洪之勢計
亦善矣百年以來旣浚不時湖勢日蹙高者爲陂阜下
者長洲渚不復有所謂昔日之全湖矣抑且徂徠諸山
厲禁漸弛各泉溝道率皆填壅不治每遇水潦則平地

盡湖而無專受之壑稍亢陽愆期則湖底飛黃埃也議者不原其始而遽以山東諸泉謂不足以潤二洪而必藉黃河以爲利人之識度豈不大相遠哉且運河設閘壩各有淺夫若干名以淺名夫何也近時有事漕河者皆利於築隄而不利於浚淺蓋高可以僞增而深不可以僞及故隄日高則河日淺水無所受勢必潰隄而出隄潰而委之於湖則築隄固所以填湖也且非獨此也凡漕渠皆然今高郵寶應諸湖隄內高於水不滿五尺而外高於平田者則八九尺三百里大湖如支閤在地上稍一搖滉則奔瀉而不可禦所以淮揚多水患而說

者以爲天數豈非妄哉愚嘗周歷於徐淮梁宋之間而以中原之地勢測之大抵河之南岸高於北岸歸德蘭陽之間又曹單徐沛之上游也宏治間河決張秋奪汶泗以東行當時諸臣議築塞惟荆隆口隨築隨潰於是開孫家渡口開趙皮砦口又鑿買魯河皆導河使東南行也如此則河勢分散而安流矣明年秋水漲發河仍北趨而勢將復犯張秋故都御史徐恪以爲言乃從荆隆口至黃隆岡之北築隄二重各長二百里以護決口而劉公大夏等得以成安平鎮河功而全運通豈非河地南高之驗耶嘉靖甲午年間黃河徙蘭陽砦口直趨

亳泗歸宿不復入於徐以致二洪淺涸不可漕後之理漕諸臣乃一意開梁靖等口導河而東並出於徐沛之間又鑄廣二洪隘口而平之以便漕故河勢東下之利合流傾注於徐邳而趙皮砦等口以漸湮塞河不分流而亳泗歸宿之故道失矣嘉靖壬子間都御史詹翰復請開趙皮砦口不果行明年又申前請遣使視河上而以工費鉅大爲辭陵夷至於今日其計無復之矣夫河性至湍悍必有以瀦之則緩其性而不爲暴有以分之則殺其勢而不爲暴古今治河無出此二者故漢人有言河南岸強則攻北岸北岸強則攻南岸南北俱強則

下流受傷今日之治河正犯此戒宏治間懼黃河之北犯張秋也故強北岸而障河使南嘉靖間以黃河之南徙歸宿也故塞南岸而障河使東今南北俱強矣所以徐邳上下毒遭全河之害而爲運道憂也夫曹單鄆濟之間如鉅野梁山泊等處河澤窪下昔人於此以瀦河也自荆隆等口重隄以障之則河水不得上溢於鉅野梁山之間而有所瀦矣孫家渡及蘭陽趙皮砦昔人於此以分河也自決口填闕棄而不治則河水不得南入於渦淮而有所分矣旣無以瀦又無所分洪河萬里又會番漢川澤之流而迫束於二洪之間以激其怒此不

盡吞邳淮化而爲溟渤者未已也故今日議治河不開趙皮砦口不濬亳泗歸宿舊渠雖使大禹臨河白圭爲役亦不能救徐邳之害而賈讓谷永諸公但崇空語耳亦何爲耶

治河議下

夫河北數十水而沁爲最大河之南數十水而汴爲最大汴水出大周山會須水索水京水鄭水入祥符東南會蔡河以入於泗宋人於此開渠以通淮泗曰通津渠亦曰惠民河是宋以前河東北流而不受汴水也沁水出綿山合大原藺水丹水白水蘆水出懷慶濟源元人

卷四十一

山東七

七

郭守敬於此開渠引沁過新鄉歷胙城至汲縣入衛河以達於臨清曰御河是元以前黃河東南流而不受沁水也今汴沁皆入河矣宋自熙寧河始分爲二其南入淮水者受少半耳今考黃河入淮之路一自中牟過項城人鳳陽而下卽洪武間河決孫家渡口之路也一自開封蘭陽至虞城逕徐州而下卽今河出徐沛間之路也一自歸德過宿州符離集出宿遷而下卽今趙皮砦上下之路也自宋以來五百年黃河入淮雖轉徙不常總之不出此三路而欲分殺河勢者亦不出此三路乃若合全河之水又會山東諸泉而盡輸於徐呂以會於

淮此則從古未有事也孫家渡口自正統以來凡十餘
浚矣隨復淤塞故今議分導河流計無便於開趙皮砦
而塞口所從之路惟宿州符離集爲正道且自宿遷出
口入海不復過鳳陽泗州矣汴沁故道可以講求而復
汴沁雙故道是斷黃河之內應也而沁水去河止四十
五里萬一徐邳道梗則由江之淮由淮之汴由汴入河
過沁放流而下達於衛會於臨清此亦轉漕一竒策也
淮水由泗州導之南過盱眙經天長界至六合出瓜步
口會大江尤徑易在昔隋開皇間引汴入淮通邗溝及
唐人魏景倩開直河引淮至黃土岡通揚州今埠岸道

卷四十一

山東七

八

里皆可訪求得淮入江則中原徐鳳地理之閘永無水
患而因山川自然之勢於運道尤可久也且省淮揚高
郵寶應一切閘壩湖坊官民之費而以二湖給民田多
穿渠道南北分流之則淮揚亦永無水患也此皆按地
形指畫據所嘗涉歷以考證今古豈以幻冥決事亦豈
以疑事嘗 國家也耶然愚又慮焉 國事以民爲本
古今所治在連河是不免以中原淮徐之地爲壑而諸
臣之有事於漕運者一堤之外皆鄰國矣此非惟不足
以慰民志尤非所以上荅 天心水之爲災也固宜昔
漢武塞宣防躬白沉璧而諸臣親負薪者凡以爲民也

今即使運道通利而徐淮百姓之墊淤中州千里之計策將聽之耶况運道原不煩治能䟽導河流使民得宅土處業則運道自安流也第緣近者膠萊河之議泐口之役初或未審諦言出而竟阻抑不行恐後之杼謀任事者不敢自必也蓋土著之民多不利於其鄉有此功而守土之官尤憚以其身而受此役其餘徼天幸以待遷者槩今之人而不鄰視 國家者幾希孟氏有言及是時修其政刑夫政之大者孰有過於漕事乃若其時則無復有暇於此者矣今不亟圖之一且不偶而中土撫弊或戎狄啓心外則轉餉艱危內則征發旁午當此

卷四十一

山東七

九

之時雖欲定計舉事可得也耶

東山泉源百八十出濟兗二府一十六州縣新泰萊蕪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九州縣之泉俱入南旺分流是爲分水派也泗水曲阜滋陽寧陽迤南四縣之泉俱入濟寧是爲天井派也鄆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五州縣之泉俱入魯橋是爲魯橋派也滕縣之泉近入獨山呂孟等河以達新河是爲新河派也沂水蒙陰諸泉與嶧縣許池泉俱入邳州是爲邳州派也皆所以濟漕河也徐呂而下黃河經行無藉泉也

按滕嶧之間有泃水其水有二東泃出沂州西北箕山
南流至卞莊閘站東分一支八芙蓉湖漑田數千頃湖
在沂州東南芙蓉山下古稱瑯邪之稻卽此西泃出嶧
州東北抱犢山東南流至三舍村與東泃合南貫四湖
漑田倍芙蓉又南合符河入於泗謂之泃口淮泗舟楫
通焉元和志云丞縣界有陂十三所皆貞觀以來修立
以漑田者今沂嶧之水仰泃丞二水漑田青徐水利莫
與爲匹皆十三陂之遺迹也武河者疑卽漢志冠石山
之武水水經亦謂之小沂上流有故渠俗名文河土人
云浚此渠六十里使此河通沛可避呂梁徐洪之險而

徑達新濟矣徐邳人恐徙河無業每沮之隆慶以來數
議開治泃河舒工部應龍曾鑿韓莊中作而止劉工部
束星甫動工而卒朝議可任其事者莫如長垣李公化
龍於是卽家拜工部尙書總督河道公徧行准徐鳳泗
間腔覽周咨得前河臣所開泃河遺迹喟然曰是所以
避黃河呂梁之險而措之衽席者也乃上䟽言開泃河
便卽鳩工浚舊渠八十七里新渠八十二里於是運艘
通行無碍迄今賴之

崇禎八年逮總河侍郎劉榮嗣究治先是榮嗣受事治河以駱馬湖運道潰淤乃勸挽河之議起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河注其中以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費金錢五十萬其鑿河處邳州上下悉黃河故道沒之尺許其下皆沙每挑掘成河經宿沙落河坎復平如此者數四迨引黃河水入其中波流迅急衝沙隨水而下往往爲淺爲淤不可以舟明年漕舟將至駱馬之潰決適平諸舟惟愿入洳而畏入新河榮嗣自往督之以軍法恐嚇諸舟間有入者苦於淺□於是南科曹景泰上疏糾之上命革職刑部提問任內支用錢糧抗接查勘後駱馬湖復潰舟行新河人無不思其功者

沂州知州何格治河議

議曰沂州治轄邳費地鄰淮海其山蒙羽其漫沂沐書曰淮沂其乂蒙羽其藝言禹先治水而後治地也今自蒙至羽幅員千餘里皆爲沂地大半汙萊雖人力之不至亦未必非水之爲害也 明臺軫念民隱下使蠢愚不足承指使然職在守土敢以舊所考究與今所見聞者僭陳之竊惟治沐易治沂難蓋道沐直而邇海沂河周折於邳沂邳費間去淮遠去海尤遠故也治沂之難有二一隘於石溝一隘於廟山

南廟山在州南八十里

蓋其地多

崖石水激之不能達而反壅於上禹貢治沂使䟽殺無方何以稱又今觀石溝以上有坊口通溝溫泉石沐之故道廟山以上有馬兒灣九在州自通五丈溝蘆塘諸湖入邳之故道實又沂之迹也考諸水經曰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山卽今沂水縣艾山也又合蒙陰諸水迂曲數百里始達於沂如桑預水洛預水螳螂水連縣水浮來甘水小沂水閭山水時密水桑泉水巨圍水堂阜水盧川水又會汶水皆注之坊口旣塞每遇淫雨而石溝以上不得由長溝入沐決汙因而橫流沂水縣之東南鄉沂州之孝感鄉此長溝不可不開以殺石溝之溢者

卷四十一

山東七

十二

一也酈道元曰沂水左合溫水上承溫泉陂是也河自石溝南達沂城經曰南過琅邪臨沂縣東是也又有費之洛水浚水洪水豬龍水合坊水東南注之經曰又南過開陽縣東是也二河并趨廟山河流旣盛山麓亢月隘反趨馬兒灣入五丈溝又過郟之馬頭以出宿遷經曰東過襄貫縣東屈從縣南西流又屈南過郟縣西是也今郟之長城卽襄賁故治頃年擅湖利者謀塞馬兒灣水合出於廟山下無所分殺泛濫逆行故上自費之末紀等口一十二處沂州之白龍等口二十九處屢見衝決近河鄉郭轉爲沮洳而郟之港口馬頭等一十七

處又下於沂費者墊溺滋甚此馬兒灣不可不開以疏
廟山之隘者二也禹之又沂疏殺之方雖不詳於禹貢
而備載於水經至今數千餘年馬兒灣與長溝之迹的
然猶存詢之父老士夫皆云馬兒灣未塞之先水趨灣
者十之七趨馬頭者十之三兩河通則民享其利且無
修築之勞一灣塞則民數受害官益多事爲今之計無
他循故道從公論毅然行之而已矣或謂疏馬兒灣易
治長溝難蓋長溝橫亘沂之東沭之西地勢汙下其內
通左河黃米堰河之水外又當汶沂之交開長溝則自
溝以東如八湖五湖十二湖十五湖之地不爲巨浸已

乎曰非也坊之不設或設之不崇且厚故也但預爲巨
坊以待之遇漲可以束流於坊之中旱乾可以蓄泉資
灌溉孰謂湯河居仁黑墩諸湖地不反害爲利耶又謂
長溝至沭延袤數千里大爲之坊不已費乎雖然鑿龍
門疏九河自古興大役者不計小費矧湯河兩崕崇岡
天設但反土以培其東勞費不甚較之累歲析居蕩稼
集工補隙其利害勞逸相懸幾何或又謂馬兒灣旣塞
三湖淤地悉相貿易誰能奪之雖然湖地無賦民自私
之法當歸官且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苟利於民雖賦
稅之地奪之弗恤况受水之故湖乎察此數者而修復

不疑則二隘䟽而諸利興自是幅員之內淫潦有備車
元如一在在可居可食矣自是流亡樂生漸次復業汗
萊皆闢矣自是五丈溝以下舟楫可通出其有餘入其
不足公私皆濟矣自是徭賦可供盜賊衰息民俗日厚
矣夫循舊以便民非爲更張之擾一勞而永逸均蒙再
造之仁易曰巳日乃革之記曰敝則張而相之廢則掃
而更之惟 明臺詳加體察勇往必行則所乂之功不
在禹下矣

東昌府

田賦論

卷四十一

山東七

十四

余嘗徧問南北田賦官莫病於詭沒多端民莫苦於兼
并無厭此二者江南滋甚吾都無深山大澤之專殖又
鮮强宗臣室之奸法獨里胥狐伏鼠沒其中一强察長
吏履畝按圖旬日可清理情僞易睹也今所患患弗均
耳夫州縣有衝僻提封有廣狹土壤有沃瘠賦上下錯
出其中郡至嘉隆之際合境瘦累俗所稱金濮銀范者
今靡敝不昔若矣濮故河壩棄地歲穰畝收一鍾猶不
失爲樂土館陶博平地僻民勤稼穡善營殖恩縣武城
舟車之會田平衍僅足自給堂邑朝城莘縣冠縣夏津
地肥磽相間賦不甚上下獨聊城以附郭更稱困敝邱

縣古名斥堠以地多斥鹵風景蕭然清平飛沙彌漫
迤西北民饒桑麻之利最下爲高君彌望甌脫土曠人
稀荏平地薄旁午衡觀城蕞爾之區如蝸濡不能自潤
此一州兩邑者賦等兄弟之國猶病不任按籍相提歲
征且過之譬如滿堂歡笑一夫向隅彼借推代之說訟
牘叟叟事遠難稽爲民上者奈何不劑量其輕重而裒
益之又各州縣步尺參差大小畝懸殊規畫不一人得
以意長短廣狹其間建步立畝之法可講也

戶役科

條編法兗州志論之析矣大槩謂便不便將要以國

卷四十一

山東七

十五

家三等九則之制規畫較然不欲以二百年成法奪於
新議耳夫因時之弊以立法因法之弊以救時正德前
民朴畏法自重差役稀少有司第其貲產登降之旬日
立辦嘉靖中賦役橫出門戶稍上破產相尋於是黠者
工其術於詭寄析分饒者恣其費於結納請托每至審
編弊端如牛馬繭絲雖廉吏察宰不能根究窟穴豪吏
猾胥播弄上下漿酒藿肉其門如市柳子厚所謂富戶
操其贏以市於吏有富之實無富之名貧者無資以求
於吏有貧之實無貧之名州縣皆然萬歷十五年條編
法行吏無巧法民鮮危役合境帖然如就衽席近議有

便有不便者夫條編非盡便也相提而論便多於不便也世所稱不便者大槩謂賈販得脫免是謂利末而病農門丁不加征是謂幸富而相貧夫丁銀所出幾何土人列肆可屈指數也臨清多大賈業征房號錢且其人皆僑居不領於有司板籍獨云田無等差斥鹵茆沙與平腴腴壤按畝科征誠非鳴鳩之平耳顧往日所稱便者亦云不便何也夫革大戶便也櫃頭易名猶大戶也如兌軍存留臨清倉賠累如故是移大戶之累於櫃頭也里甲并人均徭便也聞各州邑當邑供億如故是重費也無歲不里甲也頭役不賠郡戶不擾便也嚴期征

卷四十一

山東七

十六

霸舉貸子錢往還城市若加秤頭孰與各被打討隨家所有給之之爲兩利也夫此三者非條編之害也不善行條編者也語曰有治人無治法今郡屬以條編矣誠不必更絃而治使司牧者檢勘沙鹼薄田差次折征而又不裁里甲之費惜櫃頭之苦嚴令平秤者無借火耗之名以加銖兩於百姓則條編非 祖宗法也將不得爲救時之法乎哉

河渠攷

元初糧運自浙西入江淮泝黃河至中灤陸轉至淇門由御河舟達於燕世祖至元二十年以江淮水運不通

命兵部尙書奧魯赤等自任城穿渠道洸汶泗水北流至須城安山入清濟故瀆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後海口沙壅又從東阿陸轉二百里抵臨清下御漳以通經荏平夏秋霖潦轉輸艱阻二十六年用壽張尹韓仲輝大醫令史邊源言復自安山西南渠由壽張西北過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御漳建閘節水名會通河 明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黑陽山由舊曹州鄆城西河口漫安山湖而會通河塞永樂九年以陸運勞費不貲用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遣工部尙書宋禮等發丁夫十六萬餘人疏浚九

卷四十一

山東七

十七

會通河故道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又築壩戴村遏汶水分流南旺北達臨清會通河始復正統十二年河決滎陽自開封北經曹濮趨漕決沙灣東堤入海景泰四年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奉 命往治浚廣運渠起張秋金堤達於大漕踰范暨濮上設九堰建洩水諸閘於東昌龍灣等處以宣其流而沙灣塞至宏治六年都御史劉大夏築堤黃陵岡由是河南徙始不病漕衛河卽御河也始隋煬帝導衛輝百門泉東北引淇溢漳河之水御以巡幸賜名御河衛流湍悍益以汶七八月間洪濤峻瀉水勢衝激數敗舟宏治三年侍郎白昂出

治河建臨清東閘正德中都御史劉愷建南板新開二
閘以後歲遣都水司主事一員治河嘉靖七年主事鄭
允璋奏革閘務并隸磚廠營繕司河道改屬張秋都水
司三十一年大水衛河決工部員外郎周思兼督衆築
塞隆慶三年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檄州縣各裁閘
壩夫役無事之食者改編銀兩貯府備用津老罷第設
萬歷十九年漕流艱澁工科都給事常居敬行河疏請
府北二十五里增建永通閘一自會通河開迄今二百
餘年決塞不常前後治河諸臣經營無遺力境內諸役
以間徵調徐兗挑築歲食不足百姓私益其直瀕河諸

卷四十一

山東七

十八

州邑困甚河道徑由凡一州七縣

聊城縣 河之東岸南自本縣之皮家寨北至博平之
梭隄六十里西岸北自堂邑之梁家鄉南至陽穀之官

窑口六十五里置淺舖二十有三北柳行口淺房家口淺

呂家灣淺龍灣淺宋家口淺稍張閘淺柳行口淺白廟兒
口淺周家店淺北壩口淺張閘淺柳行口淺白廟兒
淺雙堤淺裴家口淺蔡家口淺李家口淺米家口淺耿
家口淺官窑口淺蔡家口淺李家口淺米家口淺人

置閘四周家店閘南接陽穀之七級下閘十李海務閘

南至周家店閘十通濟橋閘南至李海務閘二十里永

通閘南至通濟橋閘二十五官窑等處減水閘五

博平縣 河之東岸北自清平界南至博平之梭隄三

十七里西岸北自清平之丁家口南至魏家灣四十里

置淺鋪六朱家灣淺減水閘淺老隄頭淺老隄頭北減

水閘

堂邑縣 河之西岸北自清平之魏家灣南至聊城之

呂家灣三十五里置淺鋪七涵谷洞淺新口淺土橋淺

家鄉淺南置閘二梁橋鄉閘南接聊城縣之通濟閘三

土橋閘成化十二年建三十里土城中減水閘二

清平縣 河之東岸北自潘家屯南至博平之減水閘

三十九里西岸北自臨清至潘家橋南至堂邑之涵谷

洞三十三里置淺鋪九潘家淺張家淺左家淺李家淺

卷四十一 山東七 十九

井淺魏家灣淺鋪夫六十六人置閘一戴家灣閘南接堂邑

十八里閘官一魏家灣李家口減水閘二

臨清州 會通河之東岸趙貨郎口南至板橋三十四

里西岸北自臨清之二哥營南至板橋三十一里汶河

北岸板橋河東至潘家橋二十里南岸板橋東至趙家

口二十三里置淺鋪十九破閘口淺沙灣淺潘家屯淺

淺上口廠淺壬家淺丁家馬頭淺陳家莊淺白廟淺夏

淺房一村廠淺撞圈淺置閘二新開上閘南接閘平之戴

閘官一員夫八十八人南板閘南至新開上閘五里四十五人

夏津縣 衛河之東岸自桑園南至臨清之趙貨郎口

四十六里西岸北自武城之劉家道口南至清河之渡
口七里置淺鋪入橫河口淺大口子淺小口子淺裴家口淺趙貨郎口淺夫八十人

武城縣 衛河東一里始恩縣之白馬廟南至夏津之

桑園一百四十四里西岸始故城之鄭家口南至夏津

之王家莊一百一十四里置淺鋪二十九桑家淺商家

白龍頭淺白家圈淺大龍頭淺灣頭淺柳林淺大還河

丁家道淺陳家橋淺方淺劉家道淺侯家道淺周家道

莊淺王家莊一淺張家莊一淺果

恩縣 衛河之東岸自四女樹至武城之白馬廟七十

卷四十一 山東七 二十

里置淺鋪七里白馬廟淺高師始淺滕家口淺淺夫七十人

撈淺夫二
十八人

臨清州

國家漕運之渠其大派北惟黃河南惟大江 帝都始

叙大江之東繼據大河之北適二流會極入海之地故

曰天下之水涓滴皆漕吾州又汶衛二流□□銓故曰

第一津汶流者會通河也元至元中自安民山□渠導

汶絕濟直抵臨清建閘三十有一度地高下遠近以節

蓄洩永樂九年用濟寧同知潘叔正議命尙書宋禮都

督周長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浚而通之以罷海運

者也衛流者永濟渠也始隋煬帝導衛輝蘇門山百衛泉東北引淇滏漳洹之水爲大河御以巡幸賜名御河或白漢屯氏河卽此流八百里爲元城又百五十里臨清會汶水以達京師者也二水各能爲利害初會通入衛自吾州北河也中縮而尾回數壞舟乃鑿南河南河值漲則勢若建瓴或衛之洚流滾沙以塞涸則閉閘蓄水百夫挽進日不數舡衛水旣湍悍而河近復增入七八月之間洪濤奔駛下腠處一嚙而湮漫常數百頃上人謂之決口子置插四曰會通曰臨清皆勝國舊址永樂九年尙書宋禮復置在汶北支今廢曰新開上曰南

卷四十一

山東七

二十一

版永樂十五年平江伯陳瑄

在汶南支

橋五曰廣濟兵

備副使陳壁勅曰德紹舊設久廢工部員外郎封祖裔

復造

在衛河

曰宏濟都御史翁世資

在汶南支

三橋皆造

舟也曰永濟知縣奚傑勅以木四十尺撐水中上爲大

筏絕河望之如飛虹俗名天橋曰通濟當汶水北瀉處

初副使陳壁以造舟嘉靖戊申工部郎中嚴中通判陳

鳴鶴議改石橋如插制水漲涸以時蓄瀉

在汶北支

淺

舖十有九破間口沙灣潘官屯潘家橋

在汶河

北土門郭

家庄上口廠王家淺丁家馬頭陳家庄白廟夏秋柳趙

家口孟家口羅家圈弔馬橋尖冢房村廠撞圈

在衛河

渡七窑口新開口沙灣

河在汶

長虹通濟新開真武廟

在衛

河 壩一在中洲元人設以掣舡 明朝猶用之正統中工部樊郎中議罷 洲一蓋汶衛環流其中有可居之地也延袤二十里則貨聚焉自勝國來名之曰中洲其東砌以石如鼇頭突出築觀音閣其上四牖建左右如足廣濟橋尾其後知州馬綸題曰鼇頭磯俗云觀音嘴

職官

臨清衿控江淮形錯所甸雄峙中原乘其阨塞故謀國者每有先事之圖文莊公邱濬謂京師四輔之一布政

卷四十一

山東七

二十二

使夏寅論天下之勢肅愍公于謙議林胡之侵皆嚮意茲土論說不置故 景皇帝來因事制權屢以文武重臣奉 勅相臨顧事竣多返去又至英皇帝出中官爲鎮守爲督餉獨更代數十年不絕嘉定己丑文定公張孚敬亦疏而罷之凡此皆非常設要亦有事地方志不可逸今所存倉部金部繕部使者三按察兵備副使一則建臺任事與置守者並著令甲因得詳其名籍載於篇

戶部督儲主事永樂中肇設歲出主事一人奉 宮符督理倉務倉二曰廣積曰臨清歲額河南開封山東濟

南諸府米又麥折米約十一萬石竒以備漕米四萬石之不足初徵本色嘉靖末以道遠收折色招糴近悉解赴太倉二倉曰貯常百萬數年空運濟賑存者什一矣又倉一曰常盈歲額濟南諸府麥米五萬石竒爲臨清州衛任城衛俸旂軍孤老糧舊屬州景泰中軍橫不可制因改隸焉

戶部權稅主事宣德十年臨清設關以御史或郡佐辜權無專職正統成化中再罷景泰宏治初再復乃歲出主事之人奉宮符蒞之督收舡料商稅之課課無定額大約歲至四萬金鈔不盈百貫者謂之小稅掌於稅課

卷四十一

山東七

二十三

局官而以州印票防之舊徵錢鈔如制近叅取折色分季解京以充內帑嘉靖庚寅以東昌府幕一人爲監收官

工部營繕員外郎永樂中設初侍郎或郎中後以主事奉 宮符督徵山東河南直隸河間諸府磚價於臨清建窑廠歲額城磚百萬嘉靖五年仁壽宮役尙書趙璜請 簡命員外郎一人蒞之三歲一代由是甌值改出部帑而甃陶召商視初加倍蕝矣嘉靖七年主事鄭允璋奏汰都水分司以漕務兼隸焉

兵備副使明設外臺曰按祭使又諸所要害出使貳一

人堤兵蒞之曰兵備制也臨清既大城名都而商販之夫口益屯聚自都御史賈復之去□轍之蝟集奸宄之掣□或時出意外成化甲辰詔 欽制關防以副使潘□受 簡命分署問理刑名操練人馬協同撫按控制一方

兵防

古稱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言將卒無相離也故視地建牙豈徒注官已哉臨清改衛祇以官選而卒若屯越在五百里外卽有□邁夫誰與從識者謂之無衛非虛語也尉繚子曰建城稱地以城稱人新城僻隅坤兵所謂大不可守也平山衛接壤而近移而實之兵備副使齊公之鸞嘗先事爲圖矣如是則退可以守進可以戰以人稱城無亦古人之訏猷乎

卷四十一

山東七

二十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四十一終

敷文閣
聚珍版